

孙诒让遗文续辑(中)

张宪文 整理

二、书 札

(一) 与陈子珊书

光绪四年

子珊仁兄大人阁下：里居三月，匆匆□□〔就道〕。□□〔阁下〕宏辩，冠绝时贤。乃知孟公惊座，名固不虚也。

前由四弟寄到贖毕，猥荷奖问殷拳，感佩无似。承示先哲遗书各种，可相助搜辑，尤切铭璫。周氏《诚斋杂记》，乃会稽林坤所撰，周特为作叙，旧府志遂以为周著。蚕织蟹筐，可发一笑。此实《通志》沿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之误，《府志》又沿《通志》之误，修府志者于此书并未寓目也。然钱竹汀先生《元史艺文志》已有斯题，足见考证之不易也。《瓯乘拾遗》，亦敝斋所有，此书丛杂无绪，博览不及黄雀楼〔永嘉黄汉〕《瓯乘补》。《俗字》已从博卿〔瑞安洪炳文〕假得一本，亦多舛错，惜不暇一一考正也。《朱王浅说》，向所未见。曩诵《竹园类辑》，常病其学究气太重，顷闻四弟云：此书亦讲章一流，则弟平生所深恶者，可无庸录副，但能录其序跋及凡例卷数及体裁大概寄示，俾得入敝著《经籍志》，则所望也。蔡集及张南峰《四书注》，均祈代假，属四弟钞之。此外复有所见，亦求无吝惠示是禱。

弟春杪回署，即侍先慈寝疾。前月初间，□□〔忽复〕□□，侍奉无状，遂于二十八日弃养。遭此大故，肝肠□〔寸〕裂，百业都废。残喘甫苏，草此奉复，即叩□□〔安〕，不尽所怀。棘

人孙诒让稽顙。七月望日。

按：此书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原书不著作年，文中言及母丧，当作于光绪四年。陈虬〔1851—1903〕，原名国珍，字忠三，一作子珊，晚号蛰庐。先世居浙江乐清，后迁瑞安。光绪十五年举人，戊戌，参加保国会，图变法维新，著有《治平通议》。晚岁创利济医院和《利济学堂报》于温州。与平阳宋恕，瑞安陈黻宸号东甌三杰。

（二）与陈子珊书

光绪四年

子珊仁兄大人阁下：昨从四舍弟许颀下手毕，敬审著祉康和，至以为慰！承示代访遗书多种，足证耆古盛意，感佩何既。

弟处自前年《书约》刊成以来，未及三年，已续得四十余种。将伯之助，允资同志，斯亦先民之幸，非徒鄙人之愿也。所论吾乡学派大略，精当无匹。窃谓有宋一代，当以薛、陈两先生为大师，而薛之博奥，陈之醇雅，则又各擅其长，莫能相尚。若梅溪则名节盖世，而学不及二公之邃，以早掇大魁，晚为名臣，故德望昭耀，有逾□□，就其遗集而论，似未能与艮斋、止斋抗衡争道也。至我朝学人寥落，几成僻陋之乡，即有一二有志之士，亦止知于宋元明人书中求途径，未能上溯隋唐，远宗汉学。其所论撰，总不出才子、学究两□〔门〕，惟家敬轩先生〔孙希旦〕为能研治三礼，□〔尚〕惜其生乾嘉初年，未及与后来经学大师往复参核，故《礼记集解》虽多精论，而究未出宋人范围，倘使敬轩迟生三四十年，所造必不止此也。雪斋先生〔瑞安方成珪〕精通小学，自是后来巨擘，然以毕生精力尽于雠校，于经史鉅编，未有论著，甚可惜也。此外，□〔如〕曾复斋〔鏞〕诸人，于经学未涉唐涂，而悍然自厕谭经之席，则不足当一哂矣。未知卓见以为然否？

张南峰《四书注》尚未寄出，未知何如？《集韵考正》宜附

《集韵》而行，此论信然。惟此书卷帙甚繁，校核又复不易，且近有版在上海，日本国及嘉禾姚氏两刻本盛行于世，可无庸重刻耳。

兹乘友人许君南游之便，匆匆肃复，藉叩元祉，不备。弟制诒让顿首

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原书未著作年，按其内容与前书相接，当作于光绪四年秋冬间。

(三) 致宋平子书

光绪五年

元徵妹丈大人元席：前奉贶札，知改道括州，严濂泉江，胜游稠叠，固远少海行之苦，惟道稍迂曲，少稽程日耳。日内屈指当已安抵武林，湖舫清游，兴复不浅，健羨何似！

昭庆寺年来新刊内典甚富，便中可以一访。得唐人以前古经论，胜遇禅宗古德也。

佛学宋以后亦远不如唐以前，明莲池大师遂兴净土之学，虽云横出三界，要其愿力止此，不若六朝高僧直探大乘远矣。

兹欲觅佛书三四种，谨祈费神代为一购。宣布经典，亦不可思议功德也。手此奉托，即颂元安，不备。弟让顿首七月二十日

弘明集并续集

辩正论

梵纲经

菩萨戒律、罗汉戒律、申闻辟支戒律、优婆(塞夷)戒律、沙弥戒律

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当作于光绪五年居家居时。按：宋恕〔1862—1910〕，初名存礼，字燕生，又字元徵，后名衡，字平子，号六斋，又号不党山人。浙江平阳人。光绪三年县学生。瑞安孙藻田锵鸣妻以第四女思训，为孙氏之从妹夫。历主天津水师学堂、杭州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，晚岁应鲁抚杨士驥聘，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。著有《六斋卑议》、《六斋元

韵文集》行世。

(四) 致黄仲弢书

光绪十八年

仲弢仁兄姻大人侍史：违教三载，钦溯莫名。仲龙（瑞安周拱藻）诸君旋里，询悉上侍万福，甚以为慰。尊公姻丈周辰大庆，优游邸第，兴居安顺，无任欢忭。《会典》巨编，闻已十得六七，精博度远迈旧帙，应、胡汉仪，欧、苏宋礼，非雅裁不足以综厥成也。

弟年来家事多菲，怀抱甚恶，中年哀乐，强自排遣，不足奉陈。《礼疏》亦时有校改，伪文删义，扫叶复生，殆无已时，如何！如何！

伯龙〔瑞璠周璠〕家居，揅撑不易，仍欲觅一西槎差遣，非徒矜于壮游，亦冀裨私计。兄能一为嘘植否？

拙刻顷印成颇多，兹交陈玉樨孝廉带上二十册，乞分饷同好。《宋器考》前见潘文勤〔祖荫〕评阮识，与鄙见略同，惜不及以此编质之。盛祭酒〔昱〕、王编修〔懿荣〕所弄铜器及前见某旗友所得周敦有“扰远能执”四字者，便中乞为致一拓本。李氏宋刻《礼疏》，当有绝佳处，惜无从校读，思之徒有哂笑耳。手此陈臆，顺敏侍安，不觴。姻小弟诒让顿首。六月二十四日

前属仲龙奉求赐书拙著封函，便中祈掷下为幸。

录自瑞安林镜平先生所藏手迹。按：黄绍箕（1854—1907）字仲弢，号鲜庵，瑞安人，为黄漱兰体芳子。光绪六年进士，官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京师大学堂总办、湖北提学使。与孙氏号称瑞安二仲。光绪十七年，孙氏正室诸恭人卒，十八年五月，侧室陈孺人继卒，书言“年来家事多菲”，殆指此。

(五) 致俞曲园书

光绪二十一年

曲园年伯大人尊前：夏杪奉诵手谕，并承贶大著二册，感荷

何似！适患暑症，弥月始平，未获榘复，罪甚！罪甚！辰维道履绥颐，定符臆祝。

前呈拙刻二种，疏陋不足当长者一粲。乃荷恕其狂简，藻饰逾恒，深用颜汗。《札迻》、《墨诂》两种，又荷惠赐叙文，彦和新著，方愧进于隐侯；左思小文，猥藉重于元晏。伏案循诵，无任慚感。

先君事状，缀缉半年，尚未脱稿。前在皖、鄂，政织颇多，苦块馀生，百不识一，已驰书属彼属中僚友代访，尚未能得其翔实。稽慢之罪，万无可道。

庭芝年伯前在津沽曾一抠谒，时东事未兴，而畅论北军，有若符契，至今追思，深为钦佩。时事多艰，需贤孔亟，想不至兴莼鲈之叹。敝乡近海，杞忧未已，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，不审年伯大人何以教之。

《墨诂》刻已付匠，以聚珍版印之，冬杪当可毕工。近重校核，复增改百余事，扫尘复生，殆无已时，斯亦学识擷劣之一端也。《札迻》大序亦已补刻，俟刷成，当再寄奉清览，兹附便邮，先此肃榘陈谢。

病后臂弱，未能端楷，诸希原鉴，无任惶悚之至。敬叩道安。不悻。年家子制孙诒让谨上。八月初四日。

尊谕深悔曩时之孟浪，但细绎《墨子》上下文，有射、杀、断诸刑，而射刑所加，如乐器、奕棋、饮食不时之类，皆属小失，似不宜遽加以辜磔之重刑。再四审校，似尚不无疑谊。窃思《说文》本有“聃”字，训为贯耳，与“𦏧”字形绝相近。毕氏旧诂，似即隐据彼为释，特偶未别白耳。若然，毕注似本可通，不烦更正。

再奉诵贶谕，别纸荷示《墨诂》所援《韩子》辜射之义，佩甚感甚！前读尊著《诸子平议》，深叹此义之精瑛。而拙著则因《韩子》旧注与《墨子》射字偶尔巧合，遂援以证义，实非达

诂。兹诵尊说释《韩子》，自塙凿不刊；以之诂《墨子》，则似尚有可商。

管见如是，辄用奉质。狂妄万分，想必荷容恕也。惶恐！惶恐！载请著安。诒让谨再上。

按：此书未著年份，揆诸所言事实，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。原手迹藏上海图书馆。

（六）致陈栗庵书

光绪二十六年

栗庵仁兄大人阁下：顷奉赐函，深领教益。小恙略愈，精神尚未平复。少迟两三日，当奉请惠临细商也。尊议存俟细读。先此奉复，即颂台安。弟孙诒让顿首。

（七）致陈栗庵第二书

光绪二十六年

昨诵阅议。储粮、练勇、购械三条，局中业已议办；合操、派操、筑堤诸条，亦当遵台旨与局中人商办。除暴宗旨，鄙见亦略相同。各乡“匪”首著名者甚多，自宜择尤剿抚，惟营、勇二者均无可恃，又喜修怨私斗，故猝未敢措手。此次治“匪”，平阳主剿，自是正办，惟“匪”首金宗才总未到案〔原书旁注：昨闻已拿获矣〕，究未足恃。瑞抚略于治标有益，而余毒蕴而未解，必不能高枕。近来神拳略敛迹，而教焰又大张，殊难措置。此全在地方有司暗中维持，恩威张弛，随机肆应，方足以钳制，而不致彼族藉口。既不能明张示谕，又不便密通函牍（因一著文字，便透过于我也，官场之险如是）。前日启太守〔启续〕示语微偏，领事便有“电请督抚以教士戴姓被杀，索启守抵命”之语，其狂恣如是。而平、瑞两令，亦以教堂被毁，全弊狱于启守（稟稿弟亲见过），不知即无启守此示，两邑教堂即能保全无恙耶？官场如此，绅士万不能说话可知。尊谕公稟之说，似未便遵行。

北洋战争，无论胜败，均不足恃。杀公使之信，日报已屡

书，然皆不甚确；而德使之被戕，则确凿无疑。外国闻各调兵四万，约七国二十余万，甚骇听闻。刻则彼此相忌，不肯任一国先进而占利益，故日本至近，而为俄所扼，聚兵长崎，不敢先发。

“拳匪”又决永定河以阻津沽之路，大约非两月不能齐集，彼时定有一场恶战。

吾邑闹教，比之北洋，不及百分之一。窃冀其能在北洋并议总结最佳，否则或在南洋议结，再不然，亦可于杭省商议。盖南洋虽订新约，而湖南衡州、江苏嘉定皆有教案，浙中则台州教案甚多。此外，绍兴、上虞、诸暨亦有闹教。衢州“土匪”攻陷江山、常山，闻亦牵涉民教，固不独温属也。看来，彼族必不专到温州要索。惟南洋订约，非政府之意，闻枢垣锐意去刘峴帅〔刘坤一〕，恐致决裂。而北洋将来和议如何，亦未可悬揣。万一瓜分，则温无独全之理。

吾邑海防，万无可办，扞海直是儿戏。西人防海，率用轮船装石沉之。然兵轮入口，用机器开凿，数秒工夫，可以尽去，木椿炭簏，复有何用？况近来战守之命，悬于大炮，浙省惟定海炮台有克虏伯大炮，闻其内膛可容十余人卧，每发一炮，费金巨万，此岂吾邑所能购办。温防惟绿湾炮略佳，然亦省局所铸，非洋炮也。中国各口炮台，以大沽为最，其规模之阔、营建之精，弟亲见之。此次各国开仗，罗军门血战六点钟之久，而未能沉其一舰，终为所破。若陆战，则彼亦有行军格林车炮，亦必非枪所能拒。吾乡愚民，动谓洋人登陆则易破，儒者之论，亦间或如是，皆不察之论也。故此次开局，同人相议总以清土匪、镇内变为主，海防则姑置为缓图，以其费多而毫无把握也。

人材衰乏，信如尊议。曾文正在湘，以侍郎奉朝旨治团，其权力足与督抚抗，故延揽英杰，易以集事。吾邑筹防局则不过代县令办事耳，于选董之中，不得不杂以牵就应酬，安能精选如罗、李诸贤者而相与共事耶？文武官之闕冗，亦诚如尊论。然近

来督抚习气，断不肯因绅士之言而去留官吏。至刘中门目不识丁，一切禀函，均由幕友代阅，而武营与镇幕，曲意应酬，通同一气。前年阎仪诏之案，弟略陈公论，毫无益而结怨已深，足见其难矣。

弟暑瘧已愈，而精神甚委顿，未能鬯谈，谨略陈复一二，以代面述，愧不能详尽也。

谷昨已购下千元，闻裕大当有续到之米，亦拟再购也。军火昨已备洋银三百余元缴郡局，请领火药、铜帽两种（铜帽前弟囑申友已购到三万余粒，似可敷用）枪则仅有前膛，乃范统带缴还者，拟请借拨百五十枝，当可允也。发探事极要，而苦未得其人，因申甬两地，谣言极多，如“拳匪”有神术及北洋军大胜、大沽克服之说，皆绝荒谬，而流俗反深信之，故必须得一读书之人略通时势能辨信息之虚实者方好，否则未必能得的确消息也。

昨闻上海又开衅，洋人索吴淞炮台，商轮恐又辍行。弟已囑郡商之在宁者代带申报、日报等，由早班寄来，想可如期到也。昨晤范统带，说江山、常山失守，中丞已有电信，恐非虚语。不知阎君说信否？

上二书俱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按：陈葆善（1881—1926），字栗庵，浙江瑞安人。诸生。通时务并精医。尝与同里陈虬、陈黻宸创办利济医院。著有《燥气总论》、《燥气验案》及《白喉条辨》等书，并有《艺菊琐言》、《漱溟斋诗草》传世，光绪二十六年，八国联军侵华，孙氏在乡筹防，栗庵陈《庚子筹防刍议》，孙氏为复二书。第二札经装成长卷，陈葆善、吕谓英、张宗祥诸人俱为跋尾，兹附录诸家跋语如次：

陈葆善跋

右孙籀庠征君复余《庚子筹防刍议》书，洋洋洒洒，多至千余言，议论切实，而笔法潇洒秀逸，复饶有绝迹飞行之致，洵堪为艺林瑰宝。惜纸质粗劣，势难久藏。兹特暂时装潢，以

猗斋头朝夕欣赏，异日当仿摄影法上石，以广其传焉。丙辰（1916）仲冬，泚谿斋主人识。

吕渭英跋

此孙征君复陈栗庵筹防台议书，洋洋千言，人争传诵，栗庵奉为至宝。栗庵归道山，乃入潘志雅手。志雅为征君、栗庵二家司花者，深恐主人遗墨或付沈沦，遂持以赠予，曰：此册今归之公，收藏有主，志雅可卸仔肩矣。其言甚雅，其志可嘉，遂受之，并付装池。他日必为刊布，公诸同好，并以完栗庵始愿。乙丑〔1925〕中秋，吕渭英注。

张宗祥跋

白莲变八卦，八卦变“拳匪”，遂为清末亡国张本。其时浙省受祸较深者为衢州，贤令吴公殉焉。今读藕舫先生此书，乃知温州之不蹈覆辙，赖地方有贤士大夫耳。书法霭然穆然，对之令人忆二十年前西子湖边共话时丰采也。乙丑（1925）八月，冷僧张宗祥敬跋。

（八）致张筱孟书

光绪二十八年

广雅师〔张之洞〕负中外之望，戊戌、己亥两次改政，师委蛇其间，无所建白，不佞深不谓然，不免腹诽。迩来责备纷集，亦复可惜。曩命驰书，辄罄所疑而献之函丈，大意谓师为大臣，不宜拘引嫌之曲谨，徇将顺之小忠。诒让夙不欲以私心所不然者欺及师友也。

此书据《藕公年谱》稿本卷末节录。谱言“光绪壬寅，致筱孟先生书”。按：张志瑛，字筱孟，浙江永嘉人。又，上海图书馆所藏《孙仲容先生手札》有永嘉张之纲所为跋，记庚子之夏，先生尝致书张之洞，讽以于大政徒事委蛇。跋云：

光绪庚子之夏，先通守服闋还省，需次逾时，而拳乱大炽。时文襄相国督鄂，黄鲜庵学士适客文襄所，嫫丈藕舫孙先生

以座主故，上书为先通守□□，介学士以进。文襄雅重先生，得书欣然。乃展视未半，色遽变，抵书于地，曰：“仲容教我反耶？”学士茫然不知所对，久之，始悉书中有讽文襄于拳乱事委蛇其间，不能清君侧语。呜呼！先生经术，海内宗仰，抑知其敢言当世大计有如是者！叔通同年顷出示所藏先生手札，读竟，怅触前尘，不胜怆然。念先通守既啻于遇，而先生遗事亦将湮没不彰，叔通方预修史事，谨最厯略，其将甄采而表襮之乎？！乙卯〔1915〕春日，之纲书于宣南寓斋。

可与此书参看。张之纲（1869—1939），字文伯，永嘉人。光绪二十八年举人，尝与先生共事温处学务分处，后官内阁中书。

（九）致温处道观察某书

光绪三十一年

某某大公祖大人阁下：忝隶帡幪，久睽瞻侍。眷芝辉之在望，愧葵悃之靡宣。顷者忻传邮报，荣擢监司。厘凝豸绣，喜即庆于真除；惠沛蜃江，冀奉扬于德政。崇增指晋，忭颂心殷。弟等蜷伏街茅，毫无建树。樗材拙守，靡补于清时；樾荫同瞻，素获依于仁宇。尚希惠赐箴言，俾资韦佩，是所至禱。

兹有琐事，谨以奉渎，窃敝邑自壬寅〔光绪二十八年，1902〕恭奉谕旨，开办学堂，当时钦定章程尚未颁行，士林翘首，以望新政。让等与前任盛令鸿燾商议开办县学堂以为之倡，环顾士民希望之殷，规模不宜太隘，故于各教科之外，兼课西文，按其程度，适与中学相等。嗣后城乡各蒙学堂相踵继设，迄今四年，略著成效。惟是经费奇绌，除拨本邑宾兴会及学计馆公款外，益以串捐商捐，岁入不逾二千余元。而县学堂开支浩繁，加以津贴各蒙学，极力撙节，每年总需五千之谱。出入相较，亏绌甚钜。本年又恪遵钦定章程，添设高等小学一区为各蒙学之升阶。学界闻风，颇为踊跃，而需款益钜，罗掘俱穷，勉强支撑，深虞竭蹶。

顷者博访商民，咸谓十余年来，台、甬海舶入口日增，商务

渐盛，本年邑中又开轮船公司，商旅云集，税额之旺，可为操券。伏读钦定学堂章程经费条有准于本地税厘项下酌量筹拨字样，查本邑南门关每年认解税额尚轻，揆之目前商务情形，必有赢餘，拟求大公祖大人俯念瑞邑学堂经费支绌，准飭该关委员于定额之外，加认数成，拨入学堂作为常年经费，则于税项无亏，而于学务大有裨益。

再者，办理税务，尤在情形熟悉。本邑文县丞荫宗，在瑞多年，于城乡民情商务极为谙练，虽缺分瘠苦异常，而清操卓著，向不干涉词讼，士民尤为翕服。查郡城东门厘局，向以丞倅轮流兼理，藉资调剂，历届遵行，均臻妥协。可否援照成例，仰求赏派该县丞就近兼办南门关税事务，既可收驾轻就熟之效，复可有往来夫马之费，而该县丞亦可藉□〔羨〕餘，略润涸辙，必益感激图报，□□〔黽勉〕从公，冀酬宪恩于万一。让等亦当随时商榷，广为招徕，以效涓埃之补。而学堂得此挹注，庶可措手。斯亦大君子嘉惠士林，体恤僚属之盛意也。

管见如是，不揣冒昧，谨贡之左右。是否可行，恭候尊裁。无任翘企之至。肃此奉恳，恭叩台安，顺贺大喜，伏祈垂督。治小弟孙诒让、王嶽崧、项崧、洪锦标、蒋作藩、李炳光顿首。

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原书未著作年，受书者名字表以○○。按：瑞安普通中学堂创始于光绪二十八年，瑞安县城公立高等小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开办。书言“〔办学〕迄今四年”，“本年又添设高等小学一区。”知此书作于光绪三十一年。又揆诸时日及受书者仕履，其人当为贺元彬。

（十）致黄仲弢书

光绪三十二年

仲弢仁兄亲家大人有道：献岁发春，敬维盛德日新，允符心祝。

学部已设，外间皆属望长沙〔张百熙〕，不意竟以启期（荣

庆)主之。闻其宗悒极狭隘拘牵,不脱旗员故习,深可扼腕。

此间自程筱周观察受代后,继者但坐啸而已,温守则极厌新喜故,弟承乏分处,无能为力,此情内外所同,想吾兄闻之,亦为发深喟也。邑中学务,幸尚顺手,中学、高等并立,规橛略备,但经费太窘,不免有仰屋之叹耳。

闻台从有图南之意,羣下风气尚阻,所仗贤者提倡作持之,幸少需以待机会何如?

乐清黄仲荃孝廉,清才邃学,冠绝时贤,在分处共事半年,深资襄助,兹将入都揀发,敬希惠赐照拂,或别赐陶铸尤感。匆匆奉恳,恭叩台安,并贺春禧。不戢。弟诒让顿首。正月二十三日。

去冬,程筱周观察恩培,摄道篆数月,鼓舞振兴,不遗餘力,吾兄想已闻之。此公一去,学界便黯然失色,不审致函上游时,能为一达否?倘得重莅,其效果必不可量。仲荃兄深知其详,兹略陈之,幸赐留意,以惠乡里。盼切!

录自浙江省文管会所藏《瑞安孙仲容先生手札》。原书未著作年。按:宁乡童幼甫兆蓉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卒于任。继署巡道者为阜阳程筱周恩培,同年贺元彬以实授至,知此书作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。时温州知府为锡纶。

(十一) 与前温处道观察省三书 光绪三十二年

省三大公祖大人阁下:前岁昀从莅温,获亲教益。续闻随〔行〕万里,撷欧美之宪政,施之祖国,而敝省偏隅,乃获欢匝豸节,伫候设施,翘企绣轩,易胜欣忭。

兹有启者,日前敝郡因日商违约妄为,致干众怒,电禀中丞,奉谕:地方官不克查办,形同聋聩。并传谕绅商,静候核办。捧读之下,益钦明察。查日商违约设肆,不止一处,杭、宁、衢各属,交涉至今未已,今赖地方官主持,绅商协力,始克有济。温郡滨海,尤所覬

餽，客岁日人以艺戏在城肇事，持刀伤人，地方官但求姑息，转予赔偿。日商益无所忌，联袂来温，一二奸商贪小利而忘大害，复为之引进，未及半载，设肆郡城者已有数家。目前有日人来瑞，欲于城内设肆，商学两界集议，弟等以速办交涉，力戒暴动为主义，遂传知房主，令其退租，幸得无事。郡城根柢稍深，骤难拔除。当日商初来时，学界颇激烈，商界主和平。学界欲通禀大宪，商界拟先禀地方官，遂由郡商会禀请观察传谕日商，令其闭歇。叠催数次，始奉批示，大指谓温郡本系通商口岸，未划租界，应俟租界划定，再令迁移云云。揆其用意，或者推词以谢绅商，而徐图其后，不意适以张彼焰而激众怒，日人复四出招贴，瑞邑死灰亦几复燃，不数日遂有挟妓持刀之事。其时弟诒让适先一日旋瑞，晚崧因瑞甫开学，兼侍母疾，未曾往郡。事后查询，始知日人招妓住宿，旁人聚观，持刀吓禁，致干众怒。留学生黄某演说劝散被辱，众怒益甚。留学生李某奔赴道辕，筹商办法，未蒙接见，不得已电禀中丞。次日商界复发搗单，聚者益众。经士绅徐某某等竭力劝散，始免肇祸。日商朦禀领事，电道危词啊吓，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虽经再四开导，难保不再生事端。

弟等窃思，日商处心积虑，无罅不入。事关桑梓，固不能偷一日之安，以贻后患于无穷；亦不能逞一时之气，转予外人以口实。比来排外思想日渐发达，而热度过高，往往有能发不能收之弊。弟等才疏地隔，既不能动当道之听，防患于未然；复恐不能镇慑诸年少，使无过举。万一再酿他变，上以贻当轴之忧，下亦非地方之福。再四思维，惟有据实陈明，恳请转禀中丞速派熟谙交涉之大员莅温查办，一面至沪与日领磋商，据约以争。务使已设之肆，一律闭歇，以符约章，而杜后患，诚为万幸。弟等亦当力戒同人持之以坚，镇之以静。不揣冒昧，渎辞上请。是否有当，仍候卓裁。肃此敬请勋安，统维朗照。治愚弟孙诒让、治晚生项崧顿首。

录自瑞安玉海楼所藏抄件，未著作年。按：文内有“随行万里，撷欧美之宪政”等语，考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，事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至三十二年八月。则此书当作于光绪三十二年秋后。省三殆为前温处道贺元彬之字、号。

(十二) 致某君书

光绪三十三年

弟患疟，日一至，且有热无寒，甚委顿也。顷台驾与乐邑诸君过访，适未出汗，失迓为歉。

闻敖梦姜此次到温，想为避风波而来。永、瑞耳目甚多，非避嚣之处，请嘱转致速行东洋为妙。弟前致一函，已送交邮局矣，次日接埭溪报，急嘱漱霞向局取回。弟胸中所言，尽在此函，请嘱代致为幸。此颂台安。弟诒让顿首。□□日。

录自温州市博物馆所藏手迹。按：此书所致之某君，当为乐清冯豹。豹字地造，一字笛樵，光复会员。在乡创办柳市高等小学堂，并任温处学务分处委员。敖嘉熊，字梦姜，平湖人，光复会员，与乐清陈梦熊乃新、冯地造豹等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。光绪三十年十月，受陶成章命，于嘉兴创“温、台、处会馆”，以为浙江革命党人活动据点。光绪三十三年间，敖避难来温，先生使之东渡日本。翌年，敖回国，旋遭暗杀。

(十三) 致省学务公所及教育总会书

光绪三十三年

吾浙自绍案〔指秋瑾案〕发后，杯弓蛇影，遍及全省，缇骑四出，学界哗然。温属託庇，尚为静谧，幸无纷聒。迩来忽有师范讲习所监督刘祝群明经家无故被官搜索奇案，刘虽籍隶青田，而在温校任事敝总汇处，又兼理处属学务。不敢安于缄默，谨为诸公陈之。

祝群名耀东，原名保申，世居青田九都，学行俱优，让所深识。前经故温处道童公兆蓉考选日本游学，伯纲太史（邵章）当谕知

其人。客秋毕业回里，即由温郡中学聘充经济、国文教习。本年夏间，温郡师范学校开讲习所，又聘充监督。本月正在堂筹备开课，忽接家书，青田姚令会同云和朱令率领兵差到渠家围宅大搜，索及内室。祝群得书骇詫，茫不审其何故，仓皇回里询查，乃知怨家以私藏军火大题，向抚署诬控，遽奉严檄电府飭县搜查。幸而两令穷搜毫无实据，然以清门华族，遭此奇辱，非徒身受者万不能堪，即两郡学界闻之，亦为寒心。不审诸公领袖全省学务以为何如也？

窃谓近来告讦之风大炽，一纸谤书，付邮投递，上游不复根查，遽行捕索；及按验无据，而诬告之人，纵其逍遥法外，不加反坐。循此不改，则士民重足，将成瓦解之忧。化日光天之下，魑魅横行，非徒国家无此政体，而荆棘弥天，亦复成何世界，言之可为痛哭。

让忝附诸公之后，义无坐视，而以人微望浅，不足以挽此危局，谨将大略情形，陈之左右。往者固不可谏，以后应如何筹一息纷怨之方，敬候阅议，无任迫切企盼之至。老眼昏眵，恕不庄楷。

按：此书录自青田刘祝群手稿《劫余日记》光绪丁未八月条。记云：初二日，朱部成来瓯，云前月二十九日，知县姚文清会同云和知县朱起琇带兵到乡，搜查余家及勘甫家居宅，云有人告密私藏军火。日记册上端录此书全文，并后记云：“右孙师手书，义愤填膺，群情感动。回忆当年，感恩知己，循诵迄录，不禁涕零。丁亥〔1947〕六月望后记。”又，此书发后旋得姚汉章、王廷扬复函，附录如次：

仲容先生乡大人阁下：敬启者，前日奉到手示并写印传单敬悉。因教育总会方始成立，先生与张菊生先生均未莅会，未能行动。兹由汉章、廷扬商同紫泉先生三人具名函致提学司，将原印传单附呈，并另登白话报。昨得复函，已允详院飭府

究办。兹将复函钞录呈阅。学界望公甚殷，乞即在会主持一切，
祷盼之至。刘祝群兄已否回温，并希慰候。紫叟昨日往沪就
医，知注以闻。肃复。敬请道安。不尽。乡晚生姚汉章、王廷扬
顿首。九月初四日。

〔待续〕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订误一则

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（卷二十二、经部、礼类四）宋司马光《书仪》
十卷条下，云：“……宋杜有晋、刘岳尚谥用斯目……”，此言有误。

“斯目”指书仪之名。所谓书仪，是指古时士大夫私家关于书札体式，
典礼仪注之著作，这类著作几乎均以书仪为名。汉魏六朝以至隋唐赵宋都
有书仪之作，但是，这些著作早已散佚，我国现存最早的书仪是宋司马光
《书仪》，其沿旧称，也因“书仪”。杜、刘与司马氏均有书仪之作不成
问题，然将杜、刘二人与司马氏一并视为宋人当系臆断。

杜有晋所撰《书仪》二卷，已载《唐书·艺文志》仪注类中，可证杜氏
非宋人。

刘岳为五代梁唐间人，新旧《五代史》均有其详传。《旧五代史》
（六十八，列传）：“刘岳，字昭辅……梁贞明初召入翰林为士（后唐）
明宗即位历兵部、吏部侍郎，秘书监太常卿，卒年五十六，赠吏部尚书。
岳文学之外，通于典礼，（后唐）天成中奉诏撰《新书仪》一部。”

杜、刘二人所撰书仪，到了宋时仍有流布，故并载于《崇文总目》，
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可能就是据此目误断杜、刘为宋人的。

· 李国庆 ·